

顾非鱼 著

【死书里的不死传说】

# 死书

# 西夏

夜

夏



四块玉插屏，承载一个剽悍民族的兴衰历史；  
神秘藏宝图，追寻一个消亡种族的生死之谜。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「死书里的不死传说」

# 死书

死—夜

死—魂



# 西夏

顾非鱼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夏死书1 / 顾非鱼著. —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55-1575-5

I. ①西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3173号

西夏死书1

---

作 者 顾非鱼  
责任编辑 李凯丽  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 
印 张 22  
字 数 430千字  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 
印 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575-5  
定 价 38.00元

---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: 100102  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  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  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  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  
电子邮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  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# 西夏死书



## ◀ 001 引子

### 第一章

003 拍卖疑云

### 第二章

013 老K

### 第三章

024 羊城追凶

### 第四章

034 葬礼惊魂

### 第五章

049 七封绝密信件

### 第六章

060 四扇屏

### 第七章

071 紧急迫降

### 第八章

087 骨道森森

### 第九章

102 喋血羌寨

### 第十章

119 郎木寺

### 第十一章

137 纳摩大峡谷

### 第十二章

147 绝杀地下湖

### 第十三章

165 神秘柱厅



- 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    | <b>第十四章</b> |     | <b>第二十一章</b> |
| 180 | 鹰狼不食        | 272 | 阿尼玛卿雪山       |
|     | <b>第十五章</b> |     | <b>第二十二章</b> |
| 192 | 湖畔静修者       | 287 | 征服冰川         |
|     | <b>第十六章</b> |     | <b>第二十三章</b> |
| 203 | 冬宫的神秘地下室    | 303 | 黑头石室         |
|     | <b>第十七章</b> |     | <b>第二十四章</b> |
| 218 | 最后的党项人      | 317 | 亡命冰原         |
|     | <b>第十八章</b> |     | <b>第二十五章</b> |
| 230 | 大屠城之夜       | 335 | 不是尾声         |
|     | <b>第十九章</b>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 241 | 再入黑洞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     | <b>第二十章</b>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 255 | 玛曲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|
- 再版后记** 343 ▶

20世纪50年代末的某个夏天，中国西北巴丹吉林沙漠深处，烈日当空，黄沙漫漫，无情的沙尘暴刚刚将一座沙丘改变了位置，原本被沙丘覆盖的地面上，显露出座座高大的骨架，那可怖的骨架，连带着附着其上已经脱去水分的皮毛，仍然伫立在沙地里，久久不肯倒下。它的高大，向世人证明着它生前曾经健硕的身躯；它的不倒，象征着它顽强的性格。又一阵狂风吹过，沙漠深处传来了刺耳的诡异声响，在这诡异的声响过后，那座座高大的骨架，终于缓缓倒下……这不是人类的骸骨，它的高大和顽强只属于这片沙漠的主人——双峰驼。就在狂风裹挟着另一座沙丘，将要把这些骸骨再度掩埋时，远处，一架苏制米-4直升机低空飞来，由远及近。直升机久久地徘徊在这片沙地上空，最后直接悬停在了双峰驼倒下的地方。

五分钟后，飞行员开始向总部报告：“总部！我是黄蜂，我们发现了中苏联合科考队的骆驼遗骸和装备，但没有发现科考队成员……”

两天后，另一架直升机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，发现了一个昏死过去的中国人。

五天后，边防部队在中蒙边界，发现了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苏联人。

八天后，北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，部长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档案：“空军、当地驻军及边防部队，经过多日搜索，除了发现两名幸存者和科考队装备外，未发现其他中苏联合科考队成员。鉴于失踪人员已无生还可能，我部已决定放弃救援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两名幸存者被发现时，竟远离科考队失踪核心区域达数百公里……”这份档案的保密等级是：绝密；解密年限：100年。

十天后，莫斯科，克格勃，克格勃主席亚·尼·谢列平正站在窗前，盯着克格勃大楼前的捷尔任斯基像出神，窗台上放着一份他刚看完的档案：“鉴于失踪人员已无

生还可能，中方于前日放弃救援。科考队神秘失踪，不排除敌对阵营情报人员的破坏……”这份档案的保密等级是：绝密；解密年限：200年。

半个月后，台北，国情局，局长张炎元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档案：“中共与苏俄联合科考队在巴丹吉林沙漠神秘失踪，‘狼毒花’不知所踪。据悉，日前曾有人在美国旧金山发现‘狼毒花’行踪……”这份档案的保密等级是：绝密；解密年限：200年。

一个月后，兰利，中央情报局，中情局局长艾伦·杜勒斯手拿一份档案，眉头紧锁：“中苏联合科考队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神秘失踪，这支科考队非常可疑，名义上是地质考察，但除了地质专家，却拥有多名中苏两国顶尖的生物、考古、历史、气象、人类学、医学和军工方面的专家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科考队还有多名军人和情报人员，这么高水准的科考队突然神秘失踪，令人困惑，台湾方面可能与此有关，亦不排除地外文明的劫持……”这份档案的保密等级是：绝密；解密年限：永远。

1

盛夏时节，一场迟到的春季艺术品拍卖会，正在北京东三环一座五星级大酒店内举行。主办方华宝国际拍卖公司，从1997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实行开始，每年举办的春拍，早已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拍卖会，华宝国际也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拍卖公司。

齐宁，华宝国际首席拍卖师，名嘴，名眼。说他名嘴，是因为他在拍卖场上妙语连珠，辩才无碍，总能最大限度地煽动买家的情绪；说他名眼，是因为他眼光犀利，有着极高的古玩鉴赏水平。

下午六点，一位年轻的拍卖师从拍卖台上退下来，走到齐宁身边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齐老师，该您上场了。”齐宁点点头，却皱了皱眉，走向拍卖台。

春季拍卖会为期十天，每天都有一件压轴拍品，放在最后拍卖。只有拍卖压轴拍品时，齐宁才上场去主持。今天是拍卖会的最后一天，这最后一件拍品，理应是整个春拍中最珍贵的一件，真正的压轴品。但在场所有人都看得出，齐宁现在的兴致并不高。

“下面是第……第1038件拍品，西夏嵌珠宝缠莲纹玉插屏，从国外流回，非定向拍卖。”齐宁的介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然后宣布，“现在开始竞价，起拍价80万。”

拍卖厅很大，有488个买家座位。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春拍，现在拍卖的又是最后的压轴拍品，拍卖厅里挤满了人，很多找不到座位的买家，只能站着。这么多人的场合，总难免会有些嘈杂。但就在刚才齐宁上台的时候，嘈杂声便渐渐止住了。而当齐宁宣布开始竞价的时候，大厅里已完全静了下来。

五六百人一齐缄口不语。他们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，而是来自世界各地三教九流的人，其中大部分人，因为自己颇有资产，早已习惯了不守纪律，但现在他们不



仅闭了嘴，似乎连手机都静音或者关机了。大厅里安静得有些诡异。

没人说话，自然也没有人开价竞拍。

齐宁眉头皱得更深，再次宣布：“现在开始竞价，起拍价，80万。”

还是没人开价，也没人说话。台下的买家，有的看着齐宁，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；有的左右张望着，看有没有人开价；有目光对触而过的，无论双方认不认识，都会发出无声的会心一笑。

齐宁脸色尴尬，深吸了口气，第三次宣布：“现在开始竞价，起拍价，80万。”

还是无人应声。这时候，台下的买家都不再东张西望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齐宁身上，看他如何收场。那目光里有讥笑，也有同情。堂堂华宝国际的首席拍卖师，在全国举足轻重的春拍会上，主持拍卖最压轴的拍品，居然没人出价。这是何其滑稽、何其可悲的一件事？

齐宁脸色涨得通红，正要扔下拍卖锤，转身下台。就在这时，台下突然有人举牌，同时大声说：“我出价……”

举牌喊价的，是坐在第三排中间偏左一点的中年人，这一嗓子把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。他得意扬扬地把手里的牌子转着方向，给周围的人示意，大声道：“我出价10万！”

起拍价80万的玉插屏，他只出价10万，这明显是捣乱、恶搞。

齐宁显然认识这个人，保持着礼貌说：“对不起刘先生，您的出价低于起拍价，所以无效。”

那刘姓的中年人哂笑道：“哦，我是看你在台上吆喝，也没人理你，怪难为情的，才想帮你解围。原来还是我做错了，这最珍贵的压轴品，看来华宝国际是要自己留着，根本不准备拍卖出去的。”在说到“最珍贵的压轴品”时，他故意加重了语气，引来一阵哄笑。

齐宁勉强应付着说：“拿出来拍卖，当然是准备拍卖出去的。”

刘姓的中年人语调转厉，大声质问：“准备拍卖出去，为什么起拍价这么高？它真值80万？够资格做压轴品吗？！”

齐宁说不出话来。

刘姓的中年人不依不饶，咄咄逼人道：“二十几位古董专家都说它是低等次品，汪老先生更断定它只值10万，难道他们的眼光还能都有问题？你们用低等次品作为压轴拍品，只值10万却起拍就要80万，是想倚仗华宝国际的名声，欺瞒买家、诈骗钱财吗？还是故意用低等次品压轴，制造噱头，欺骗大家的感情，吸引大家的眼球？无论你们的目的是哪个，这种行为都是极度恶劣的。作为拍卖业内人士，我刘华东鄙视你们！华宝国际再大、再知名，也不能肆意玩弄各位买家！而你齐宁，名嘴名眼，鉴赏能力一流，还能看不出物非所值？难道你这顶尖拍卖师眼里只有钱，连最基本的

职业道德都没有了！”

这番话越说越严厉，从批评拍品到批判华宝国际，最后转到对齐宁的个人攻击上，说得齐宁双手扶案，脸色苍白，难堪到了极点，却是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台下买家的情绪也被煽动起来，跟着起哄，有的冷笑，有的鄙夷，有的怒骂，有的三五成群，交流着对华宝国际、对齐宁的鄙夷……整个拍卖会，一时混乱到了极点。

## 2

唐风受金陵大学校长委托，为金陵大学新建的博物馆收集藏品，从春拍会的第七天开始参加竞拍。现在他坐在买家座位的前排上，将发生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当周围混乱到了极点，刘华东扬扬得意，齐宁全身颤抖得几乎要倒在台上时，唐风终于忍不住，举起手里的牌子，同时大声喊道：“我出 80 万！”

由于唐风坐在前排，又是放声大喊，虽然周围环境很混乱，齐宁还是注意到了他，顿时眼睛一亮，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，指着他，连声大叫：“这位先生出价 80 万！这位先生出价 80 万！”

这下子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唐风的举动，场中蓦地又静了下来。刘华东像被蝎子蜇了一般，站起身来，指着唐风道：“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华宝国际的托儿，一定是！”

齐宁这时已经恢复镇定，严肃地说：“刘先生，请注意您自己的言辞，您这么毫无证据地诽谤，我们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。”

刘华东显然也是个圆滑的人，刚才只是一时失态，当即说道：“我收回刚才的话。”说完又将目光转向唐风，说道，“小伙子，你确定要出 80 万买这件东西？”

唐风从刚才的对话中，已经听出刘华东是另一家拍卖公司的人，对他这种趁机煽动买家打压对手的行为有些反感。此时闻言，斜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眼睛有问题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不确定我举牌干什么？”

刘华东被抢白，低声咒骂一句，讪讪地坐了下来。

唐风听不清他骂的啥，但想来无外乎“白痴”“傻冒”之类的话，再看周围买家投来的目光，也差不多都是要表达这个意思。他不为所动，心想：你们觉得我傻冒，我还觉得你们傻冒呢！

把手里的牌子对着齐宁举了举，齐宁在台上喊道：“这位先生出价 80 万，还有人出更高价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又引起一阵哄笑，但齐宁只能硬着头皮，按程序走下去，“80 万第一次……80 万第二次……80 万第……后面那位女士，出价 85 万！”

厅内买家哄然。唐风早就做好了齐宁落锤定音的准备，闻言大惊，向后看去，见

举牌竞价的人居然是个金发女郎。估计她来得比较晚，连座位都没有，就站在后排，右手举着牌子，中指上戴着一枚外形奇特的祖母绿戒指，很是显眼。

原本没人要的一件拍品，在自己开价之后，居然就有人出来抢了。唐风失笑地摇摇头，把牌子放下来。他刚才出价，只是一时性起，当然不会再争下去了。

“这位女士出价 85 万，还有没有更高价的？”

“好，这位老先生出价 90 万！”又有人出来竞价了，这次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，举牌的手臂，苍白、枯瘦、僵直。

金发女郎和白发老头似乎都对这件玉插屏志在必得，互不相让。在齐宁的主持下，竞价一路攀升。这次春拍的最后压轴品，从起拍价 80 万无人问津，很快就被拍到了 900 万的高价。

台下的买家，从最初的窃窃私语，到现在已经全部安静下来，看着金发女郎和白发老头激烈地竞价。

当金发女郎报出 900 万的价格后，白发老头似乎已经失去了耐性，举起牌子喊道：“1000 万！”像这样直接加价 100 万，显然是想彻底击溃对方的心理防线。

果然，金发女郎不再像之前那样立即抬价，而是犹豫起来。

齐宁发挥他名嘴的特长，不失时机地问道：“这位女士，那位老先生出价 1000 万，您还有更高的价吗？”

金发女郎低头不语。

齐宁在台上开始倒计时，“1000 万第一次……1000 万第二次……”

这时候，唐风看到金发女郎打了个稍等的手势，然后取出手机拨了电话。齐宁在台上道：“您再考虑一下，我们可以等您！不过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

金发女郎拨通了电话，用流利的英语讲起话来，她的语速极快，唐风坐在前排，离得较远，所以听不清她在讲什么。这时又听到齐宁的催促：“如果您不出价，这件玉插屏，就是那位老先生的了！”

金发女郎挂断电话，又举起手中的牌子，用有些生硬的汉语喊道：“我出……”还没等她喊出价来，唐风就听到“叮”的一声，他知道那是拍卖锤敲落的声音，但是金发女郎明明已经举起了牌子，以齐宁身为华宝国际首席拍卖师的眼力和反应，不可能照顾不到。

唐风转头看向台上的齐宁，只见齐宁眼神复杂地从一個方向收回目光。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唐风看到大厅左侧的小门晃动了两下。

齐宁在台上宣布了玉插屏的归属。

金发女郎气愤之下，汉语说得更糟，索性用英语冲齐宁讲起来，指责齐宁为什么明明看到她举牌，还要落锤。齐宁用流利的英语回答，解释说已经给她时间了，再等下去，对其他买家就不公平。金发女郎争辩说，她已经举牌了，而且在她举牌前，齐

宁还没有提示“最后一次”呢！

有些人听懂了他们的对话，开始跟着起哄，指责齐宁不公平。但大多数人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，一下午的拍卖，把大家搞得精疲力竭，众人纷纷起身离座，往大厅外涌去，站在后排的金发女郎很快被淹没在离厅的人群中。

唐风见齐宁要下台走人，叫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你刚才看到了什么？”

齐宁面露不解之色。

唐风朝大厅左侧的小门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是不是有人指使你的？”

齐宁脸色大变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……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拍卖会已经结束了，我要走了！”说着，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### 3

唐风坐在那里，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才起身离开拍卖大厅。走近电梯时，电梯门正要关闭，他叫了一声“请等一下”，并紧跑两步，来到电梯门口。电梯中的人听到他的呼喊，又将电梯门摁开了。

电梯里的人是个白发老头。唐风有些疑惑地打量着他，看到他那双苍白、枯瘦、僵直的手臂，马上认了出来，他就是最后拍得玉插屏的那个老头。

电梯下行。白发老头看了唐风一眼，忽然开口：“你就是开价 80 万的那位小伙子吧？”

唐风点了点头。

老头道：“你也对那件玉插屏感兴趣？”

唐风随口敷衍：“还行。”

老头道：“既然感兴趣，为什么不继续竞拍呢？如果不感兴趣，为什么别人都不屑一顾、认为值不了 10 万的东西，你又肯出 80 万的价？难不成，你真是华宝国际的托儿？”

唐风冷笑道：“我是不是华宝国际的托儿，你还能不知道？”

老头一愣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唐风道：“你和那个拍卖师不是有勾结的吗？刚才要不是他捣鬼，提前落锤，你能这么容易拍到玉插屏？”

老头脸上露出深思的表情，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就算继续竞拍下去，又怎么样？1500 万，2000 万，再多花一点钱而已，玉插屏一样会落在我手里。”

唐风最讨厌这种充阔的人，毫不客气地道：“你若真不在乎钱，为什么不直接拿钱出来，光明正大地拼过人家，还要作弊这么卑鄙！”

老头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你弄错了，我没有和拍卖师勾结……这件事有点奇怪，

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小伙子。”说着，他想伸手拍拍唐风的肩膀，但被唐风闪身躲开，只好尴尬地收回了手。

回到宾馆，唐风打开电脑，上网搜索有关今年春拍会的信息，获得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件最后的压轴品的，而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是有“京师第一玩家”之称的汪世骥老先生。

汪老先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、文物鉴赏家、收藏家，文物界的泰斗级人物。全国每年有大中型文物拍卖会十几个，出于礼貌，都会给汪老先生寄去请柬和宣传册，但汪老先生从未参加过，最多看完宣传册，委托别人去拍下几件文物来。

不料，这次华宝国际的春拍会，居然在第一天，所有拍品进行展览时，汪老先生就到场了。他是冲着那最后的压轴品——玉插屏来的。在仔细看了玉插屏之后，汪老先生只说了一句“太离谱了”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后来有记者千方百计采访到他，问起此事，汪老先生缄口不言，被问得烦了，仅说了一句“那块玉插屏，能值10万”。

值10万的，属于低等古董。这种货色，当然不足以作为最后的压轴拍品，但华宝国际偏偏就这么干了。难怪汪老先生看到宣传手册后，会来看拍品展览。看到拍品后，确信自己没看走眼，这件最后的压轴拍品，确实是低等货色。作为忠厚长者的汪老先生，只说一句“太离谱了”就离开，给华宝国际留足了面子。

汪老先生的两句话，“太离谱了”“那块玉插屏，能值10万”，再加上记者自己添枝加叶的推测，写成文章，一见于报，立马被无数次转载。华宝国际的春拍会也得到了空前的关注。前三天的拍品展览日，全国二十几位文物专家、鉴赏家都来看了那件玉插屏，从专业的角度细致分析，最后一致认同汪老先生的说法：那块玉插屏，只值10万。

唐风是春拍会第七天赶来的，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。直到现在他才明白，为什么今天下午的拍卖会，会有那么多人参加；为什么齐宁上台主持最后的压轴品拍卖时，场中可以保持一片寂静。原来大家都等着看这件被专家鉴定为次品的文物，被作为压轴品拍卖时，是否会有傻冒出来竞价，又或者是拍卖师像傻冒一样喊一通，却无人问津。

唐风苦笑，看来自己真的当了一回傻冒。不过文物是什么？不就是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破烂嘛！也许它们有历史价值，有工艺价值，但绝对没有金钱价值。它们的金钱价值，都是被这些有了几个闲钱就烧得慌的买家们哄抬起来的。

唐风一向鄙视这种拿金钱价值来定位文物的行为，但很无奈，在经济社会中，这早已是一种流行趋势了。

参加了四天的春拍会，唐风也拍到了几件古董，第二天吃过早餐，便打车去华宝国际办理相关手续。华宝国际在云宏大厦的顶层，13层，唐风走进大厦的旋转门，迎

面走过来一个人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也不看路，朝旋转门直撞过去。唐风拉了他一把，说：“小心看路！”

那人在旋转门前停住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唐风一愣，这才看清他便是昨天拍到玉插屏的那个老头。现在他右手提了一个密码箱，左手拎着一摞档案袋，档案袋颜色深暗，又破又旧，袋上印的字母，不是英文，却似俄文。他今天来这里，显然是来接收玉插屏的，估计就放在那个密码箱中了，但这一摞破旧的档案袋又是什么东西呢？

唐风正想搭讪套问一下，这时旋转门已经转了过来，老头跟着走了进去。

隔着玻璃旋转门，唐风看到那老头走向大厦前的停车处。一辆奔驰车的车门打开，一个年轻女孩跳出来，伸手要去接老头的东西。老头没让她接，自己拎着东西坐进了车里。女孩跺了跺脚，坐进驾驶位，驾车而去。

#### 4

唐风乘坐电梯上到大厦顶层，在华宝国际的工作人员王凯的接待下，办理了相关手续，并托付华宝国际将拍下的几件古董运送到金陵大学。交接完毕，王凯热情地邀请唐风到贵宾室休息，唐风正有事情想要打听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在贵宾室里，唐风喝着茶，跟王凯闲聊了几句，忽然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刚才上楼的时候，遇到一个熟面孔，好像是昨天拍卖会上那位老先生，他把玉插屏取走了吧？”

王凯道：“是的，那位老先生一大早就过来了，我们来上班时，他早就等在这里了。”

唐风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看他还拿着一摞很破旧的档案袋，那也是一件拍品？”

王凯笑道：“那个不是拍品，好像是跟玉插屏相关的一些资料什么的，具体什么内容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唐风问：“那位老先生是什么人啊，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？”

王凯面露为难之色，道：“对不起唐先生，按规矩，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客人的身份，请您谅解。”

唐风知道拍卖公司有这条规定，刚才只不过是姑且一试，当下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好奇，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。”

王凯陪着笑了两声，又将话题转到了玉插屏上：“唐先生对玉插屏也有兴趣，为什么昨天出了一次价就没再跟？现在很多人都以为唐先生是我们华宝国际的托儿呢，没人出价的时候就出来喊价解围，有人出价了，就立即停价不爭了。”

唐风知道他说得不错，自己昨天的行为确实很像个托儿，刘华东，还有那个白发

老头都曾这么怀疑过，现在面对华宝国际员工的疑问，唐风也不好不解释一下了：“其实我昨天喊价，只是看那个刘华东不顺眼，想帮你们的拍卖师齐宁解一下围，对那个玉插屏倒没什么兴趣。后来看到有人出来争，正好就放手了。”

王凯张着嘴，表情有些滑稽，道：“就……就这么简单？”

唐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很多事情都是这么简单，没那么多复杂的。对了，齐宁齐先生现在忙不忙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他交流一下。”

王凯似乎还没从之前的感觉中脱离出来，随口就回答道：“齐宁今天没来上班，那位金发女士来投诉他拍卖作弊，老板打他手机都打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才惊觉这种事不应该向一个外人提起，赶紧住口。

唐风知道打听不出来什么了，便起身离开。

刚刚走到大厦门口，唐风突然听到头顶一阵风响，有一个物体从天而降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重重地摔落在唐风面前的地面上。

唐风惊得向后退了一步，再仔细查看，落下的竟是一个人！

那人的头颅和身体已经完全扭曲错位，脸斜侧过来，正对唐风，血肉模糊的脸上，五官依稀可辨，那双曾经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只剩下大片被血水染红的眼白。唐风终于辨认出来，摔死在他面前的人，正是他刚才想找的拍卖师齐宁。
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摔得血肉模糊，横尸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没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知道。

唐风双腿一软，坐倒在地上，盯着那具扭曲错位的身体、那张血肉模糊的脸，脖子僵硬得都无法转动一下。他的大脑里也是一片混乱，成了糨糊。

作为目击者，唐风被带到警局去录了口供。回到宾馆，闭上眼睛，齐宁那张脸就出现在眼前。拍品无人问津时尴尬的脸，被刘华东指责时苍白的脸，被唐风质问时惊惶的脸，摔下十三层楼血肉模糊的脸……这一切似乎都跟那件奇怪的拍品有关，而那件拍品，现在到了那个白发老头的手里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

唐风拿起手机，拨通了王凯的电话。电话接通，王凯“喂”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疲倦，显然，齐宁的死也影响到了他。唐风直截了当地道：“我是唐风。齐宁死了，就摔死在我眼前。”

电话里，王凯沉默了一下，才道：“谁也没想到他会自杀，他是我们华宝国际的首席拍卖师，事业和年龄都正当巅峰。很抱歉唐先生，让您受到惊吓。”

唐风道：“他的死不会那么简单！昨天拍卖会上，因为他的作弊，玉插屏才落到那个白发老头手里的，今天他就死了……”

王凯在电话那边打断他的话：“不，唐先生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齐宁不会作弊的，这是拍卖行业的大忌，我们华宝国际是绝不会允许这种行为出现的！”

唐风冷冷地说：“这不是误会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你也说过，那位金发女士还去

投诉过。我会考虑把这些情况告诉警方，相信对他们破案会有所帮助的。”

“不！”王凯惶急地叫道，“不，唐先生，您这么做，是在毁灭整个华宝国际！”

唐风道：“我只想知道真相。要么我告诉警方这些情况，让警方去查；要么你告诉我那白发老头是谁，我自己去查。”

王凯迟疑地道：“公司规定，不能泄露顾客资料……”

唐风道：“那好，让警方去你们公司调资料，就可以不违规了。再见！”

唐风刚刚挂断电话，王凯立马就回拨过来，语气焦急地说：“唐先生，您不能这么做。告诉我您的地址，我这就把资料给您送过去，立刻、马上就送！”

将地址告诉王凯后，唐风离开房间，到宾馆的餐厅去用餐。一份套餐还没吃完，王凯就在服务员的引领下，急匆匆地赶来了。唐风瞥了一眼夹在他肋下的公文包，道：“还蛮快的嘛！”

王凯道：“您先吃饭，然后去您的房间谈？”他虽然努力作出恭敬的样子，但语气僵硬，脸色也不好看。任谁被人胁迫，心情都不会好的，他能做到这样，已足见是个深沉隐忍的人了。

唐风放下筷子，说：“现在就去。”

进了房间，王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到桌子上，慢慢推到唐风面前，说：“唐先生，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。相比于玉插屏买主的资料，也许一笔钱会对您更有帮助。”

唐风斜眼看着他，说：“我肯出80万买一块只值10万的玉插屏，你觉得我像是贪财的人吗？如果你只是带了这些钱来的话，很抱歉，恕我不能招待你。也许我该去公安局转转了。”

王凯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档案袋，丢在桌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唐先生，记住你的承诺。我们满足了你的条件，如果你还去公安局的话……哼！”撂下这句狠话，他转身就走。

“慢着！”唐风道，“请把你的钱拿走，谢谢！不送。”

王凯拿起桌上装满钱的信封，走出房门前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奉劝你一句，太多管闲事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你好自为之！”

唐风关上房门，将王凯留下的档案袋打开，取出里面的资料。那是华宝国际买家登记档案的复印件，有买家的基本资料，及一些资产证明。

拍下玉插屏的那白发老头，名叫梁云杰，香港人。唐风虽然不是商人，但对梁云杰也是早有耳闻。梁云杰原籍北京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了香港，在香港白手起家，开始创业，从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，一步步发展到赫赫有名、资产上千亿港币的跨国集团公司。前些年，梁云杰已将公司的业务交给自己的儿子梁涌泉打理，自己只保留了一个荣誉主席的头衔，退出商界，过起了闲云野鹤的逍遥日子。



资料中显示，这件玉插屏，是梁云杰拍下的唯一一件拍品。

唐风又上网搜了一下梁云杰的其他资料，发现他喜欢跑步、骑马、射击等运动，但并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。

商人重利，这样一位没有古董爱好的商人，居然肯出高价拍下一件专家公认只值10万的古董次品，确实很耐人寻味。

按资料上的联系方式，唐风拨打了梁云杰的电话，却无人接听。连续两天拨打都是如此。唐风还查到新生集团的公司电话，打了过去，但接线小姐回复说梁云杰只是名誉主席，已经半年没去过公司了。

第三天，唐风乘飞机赶往深圳，准备去参加那里的一个拍卖会。刚下飞机，就接到了电话，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。

打电话的人声音苍老，“唐先生你好，我是梁云杰，在北京春拍会上我们见过。我现在在广州，你能否过来一趟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和你商谈！”